

诗词中的宁夏（之五十六）

石空寺

张 嵩

佛教自公元67年传入中国已近两千年的历史,在中国的大地上,历朝历代修建的寺庙无以计其数,在岁月的更替演进中,真是不知“多少楼台烟雨中”。佛教寺院是出家人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也是信徒顶礼膜拜的地方,因为它大多建筑在当地的名山或城市风景名胜之地,故而也渐渐成为人们观赏观瞻的一个去处。大的寺院豪奢,小的寺庙简朴,不论在什么时候它都曾寄托着众多善男信女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的某种理想。久而久之,寺的历史内涵和岁月承载便显露出它的文化分量,它的空静和神秘吸引更多的人来探访、寻幽,哪怕是废弃已久的寺庙,人们也希望看到一丝“佛”的痕迹。历代文人们在游览之际,难免诗兴大发,以此抒发感怀,所以很多寺庙中都能看到历代留存的诗作,著名的自不待说,而一些地处偏僻又不知名的小寺也有前人的诗作就显得比较稀奇了,如宁夏中宁县的石空寺。

石空寺位于中宁县城北15公里处 的双龙山南麓,双龙山古代称之为石空山,石空寺也由此得名,说是寺庙,实际上是一个石窟。由于这里东临黄河,傍山依水,风景十分秀丽。近代著名方志学家、金石学家张维在其所著的《陇右金石录》中记载:“石空寺以寺得名,寺创于唐时,就山形凿石窟,窟内造像皆唐制。”由此表明它是唐代丝绸

之路上一处重要的宗教文化遗存,有着重要的历史人文价值。明清之际,石空寺石窟已经是中卫的十景或十二景之一,号称“石空夜灯”或“石空灯火”。景观之地,自然有诗作添彩,其中有有名的如明代西安右卫千户杨郁在游览石空寺后写下的一首七言律诗《石空古寺》:

劳生不了漫匆匆,匹马冲寒过石空。
古洞仰观山拥北,洪涛俯瞰水流东。
一方有赖藩篱固,千里无虞道路通。
倚遍危栏情未已,淡烟衰草夕阳中。

这首诗选自《弘治宁夏新志》,诗题一作《石空山》。作者在诗中道出了自己在漫漫征旅中辛劳一生,“匹马”冒寒路经石空,看到了石空寺石窟的情状并对此进行了描述:石窟高居于北山之上,俯瞰洪涛汹涌的黄河东流,人们也只能仰观石窟。表明石空寺石窟居高临下,鸟瞰一切,使人敬畏。随之更深一层地讲述了一方安定、千里通达的情形,说明久无战事,天下太平。作者兴之所至,登高一游,发出了“倚遍危栏情未已,淡烟衰草夕阳中”的无限感慨。杨郁是明代的一个中下级军官,该诗倒写得不错,文味十足,尤其是结尾两句颇有情怀,为石空寺留下了难得的一笔。

清代乾隆年间的当地官员兼诗人罗元琦、黄恩锡等人也有诗作传世。罗元琦的诗作是《石空灯火》:

洞壑嵌空最上乘,翠微台殿控金绳。
半空错落悬星斗,知是花龛礼佛灯。

这首诗选自《乾隆宁夏府志》卷二十一“艺文·诗”。罗元琦是云南石屏人,清代文学家,著有《兰陔堂诗集》。他先后任过中卫候补知县、知县,后任陇西知县。清代《宁夏府志》记载:“石空大佛寺石壁峭立,中空如陶穴,宏敞可坐数百人,因石镂成像,梵宇皆依山结构,每夜僧人燃灯,远望如星悬天际”。罗元琦的诗描写的就是此景。之后任中卫知县的黄恩锡写有一首《登石空寺》的诗:

健足临高阁,披云上佛台。
河流环池曲,梵刹倚山开。
树隐烟光含,风鸣雨势来。
僧闲留客久,茶热劝添杯。

这首诗选自《道光续修中卫县志》卷十“艺文编·铭诗”。登临高阁佛台,环顾四周景致:“河流环池”“梵刹倚山”“树隐烟光”“风鸣雨来”,热情的僧人添茶留客,一幅悠闲自在的场景,有诗情,有画意,把石空寺的安闲寂静融入到了诗人的性情之中,意蕴无限。罗元琦与黄恩锡都是云南人,又前后在中卫任职,为石空寺留下了诗作,不能不说是一段奇巧的缘分。

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江苏无锡人顾光旭任宁夏知府,他曾游历石空寺,也写有一首《石空寺》的诗:

策马石空寺,登临畏及冬。
佛灯明古窦,偈语咽残钟。
白日有寒色,青山无参容。
了然绝尘想,不必问降龙。

这首诗选自《宁夏文史》第七辑(宁夏文史研究馆编,1990年12月版)。诗写的是冬日石空寺的景象,除了佛灯闪烁不灭,一切都比较索然。结尾两句提到了佛的本心真意,也表达了作者的含蓄的想法。顾光旭是诗人兼书法家,在当时很有名气,后来署四川按察司使,著有《响泉集》《梁溪诗钞》。石空寺是一处佛教石窟,历经千年兴废,在发展过程中,使儒释道三教合一,甚至还有喇嘛教的文化遗存。这种融合多民族信仰、多文化为一体的石窟艺术,在全国范围内也是比较罕见的。石窟内一些群体雕塑集天庭地府、人鬼神佛为一体,尽管怪诞奇异,但想象十分丰富,超出了一般人的思维,虽经岁月侵蚀和人为破坏,仍能保存至今实属不易,尤显珍贵。

石空寺历史源远流长,文化内涵丰富,又有诗风遗韵留存,是宁夏境内一处特色鲜明的人文景观。其石窟高大奇特,各种塑像生动逼真,壁画用笔细腻,独具特色,是宁夏及毗邻地区远近闻名的佛教寺院,1961年被自治区政府公布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新华字典》走过七十年



多版本《新华字典》。(资料图片)

自1953年出版以来,新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字典《新华字典》已走过70年。迄今已印行6亿多册,是全世界发行量最大的工具书,先后荣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荣誉奖、第三届国家辞书奖特别奖、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提名奖等——这是一本辞书的影响力。

《新华字典》初版收字6800多个,最新版收字约1.3万个,第12版收录了点

赞、二维码、打卡等语词——这是一本字典记录下的时代变迁。

一部《新华字典》,陪伴了新中国几代读者开蒙识字,记录着一个国家前行的脚步,浓缩着几代人的记忆,为普及全民族的文化知识作出了重要贡献。

70年修订到第12版。每一个新版面世后,下一个新版的修订工作就随即开始。1950年,新华辞书社成立,《新华字典》编写工作正式启动。《新华字典》收录的很多词语反映了时代的发展变迁和国家的文明进步。如2004年第10版收录了光纤、基因、克隆等,2011年第11版收录了福祉、愿景、民生等,2020年第12版收录了打卡、点赞、二维码等,以语词记录着共和国的发展变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员康辉说,无论是在办公室还是在演播室,播音员、主持人几乎人手一册《新华字典》,“观众把我们的发音当作标准读法,我们把《新华字典》作为标准”。

为了核实一个地名,修订者要翻检全部已出版的地图,还要实地勘察,用实地调查获得的材料与文献记载对比,只有地图、文献和实地调研在音形义上都一致,没有矛盾时,才能最终确定地名的读音和字形。例如广西宾阳的“甞(mèn)塘”,甘

肃积石山的“𪛗(biē)藏”等地名就是在实地调研后确定的。再比如“焗油”这个词,第9版的撰稿者为了给出准确的释义,曾两次去理发店做焗油,体验了每一步过程,最终才做出了准确的解释。

《新华字典》有一个“大学者编小字典”的优秀传统。70年来,一批又一批新中国文化建设者们以崇高的精神品格编纂、修订和出版《新华字典》,叶圣陶、魏建功、邵荃麟、丁声树、陈原、王力、吕叔湘、周祖谟、曹先擢等,都先后参与过这本小字典的编纂修订。语言学家曹先擢是《新华字典》1971年版修订工作的实际主持人,也是《新华字典》第10版的学术顾问。“曹先生认真极了,哪怕一个字的问题,也会用几百字甚至更多的篇幅,以讲解的方式加以批评,委婉中透着严厉。在小小的卡片上,我们看到了曹先生认真严谨的修典学风。”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新华字典》第12版的修订主持人程荣程荣回忆道。

13印张,19.9元——这是《新华字典》第12版学生版本的价格。“现在一般图书的定价是一个印张3元到6元,但学生版本的价格,也就是每个印张仅仅一块五毛多一点。”商务印书馆党委书记、执行董事顾青说,多年来《新华字典》始终低定价,

是为了让更多读者能够用上标准、规范的工具书。

在新的历史时期,《新华字典》还承担起助力教育脱贫、建设文化民生的历史重任。2010年,有关偏远山区孩子缺字典的报道引发社会高度关注,以《新华字典》为依托,社会各界掀起了用字典助力教育脱贫的公益行动。2012年,《新华字典》纳入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免费教科书范畴,至今已近2亿册《新华字典》发放到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孩子手中。

近10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中心播音部、商务印书馆等众多文化机构持续关注乡村教育,开展“字典下乡”“小乡村,大课堂”“放飞梦想的翅膀”等系列公益活动,设立《新华字典》奖学金,建立乡村阅读中心,相关助教、扶贫活动已覆盖吉林、陕西、内蒙古、四川、福建等20多个省份。

数字时代,为了方便读者,新版《新华字典》首次同步推出纸质版和应用程序(App)。单色本和双色本在正文各页增加了一个二维码,用《新华字典》App扫码,就可看到当页所有字头的部首、笔画、结构等信息,免费收听标准读音、观看笔顺动画、查检知识讲解等,全面实现了融合出版的二次升级。(据《人民日报》)



在某个面向年轻群体的社交网站上,不少网友在视频下方点赞并留言:“创意和形式都不错,给西湖带来了人文景观。”“货郎的演员挑得好,被他的笑容一下子带入了。”“真是创意十足的行为艺术!”“再现临安市井生活,跟《清明上河图》里走出来的似的。”

在浙大城市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中国长三角纪录片创作研究中心名誉主任沈爱国看来,西湖“卖花姑娘”受到广泛关注,得益于传播形式的创新,不再拘泥于文献记载、教育、口传身授,而是以更多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出现。让古画里的卖货郎形象走入现代都市中,形成了传统和现代的强烈反差,使情景画面深入人心,更有记忆点。“传统文化,‘活’起来,才能火起来。”(据中国新闻网)



老板李强(左)和伙计为客人准备沏茶的开水。在成都市双流区彭镇杨柳河畔,有一个已有百年历史被称为观音阁的老茶馆。相传茶馆在百年前的一场大火中幸存。青砖加木质结构的老茶馆斑驳破旧,木柱木梁灰青小瓦,脱落的石灰墙中可见原先打底的竹篱。正中屋檐处一扇天窗和两头的进门处能透进些许自然光线,使屋里显得较为昏暗。茶馆的地面保持着原先的硬土,久而久之已经坑坑点点形成错落不平的纹理。老茶馆现已被列为成都第五批历史建筑保护名录。

新华社发

“面壁”苦修 让光彩再现

孜尔尕哈石窟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市西北12公里盐水池旁的却勒塔格山脉的丘陵地带,这些洞窟开凿的年代比较集中,大致可分为2个时期,前期为公元6—7世纪,后期为公元8世纪以后。

“尕哈石窟早年未经保护时,风沙会灌入洞内,再加上山区经常出现强降雨,石窟损坏很严重。”盛夏时节,32岁的谢文博像往常一样,来到克孜尔尕哈石窟30号窟修复被病害侵扰的龟兹壁画。

除尘、注胶、加固……这支龟兹壁画修复师团队一共4人,负责人谢文博和3位队员何文辉、张小江、张文爱各司其职,有条不紊地进行修复工作。

作为一名“90后”,谢文博从事龟兹壁画修复工作已有10个年头,众多龟兹壁画都被他“医治”过。“龟兹壁画历经千年岁月会出现各种病害:起甲、脱落、酥碱等,我们要根据不同病害制定相应的修复方案。”谈起壁画修复,谢文博说,修复起甲壁画主要是增加颜料层与地仗层的粘结力,具体工艺有除尘、注射粘结剂、滚压等,修复酥碱壁画还要采用加固与脱盐相结合的方法。

无论是位于拜城县的克孜尔石窟,还是位于库车市的克孜尔尕哈石窟,都开凿于却勒塔格山深处。龟兹壁画修复师远离城市喧嚣,日复一日地面对壁画,陪伴他们的只有寂寥的风声。(据《工人日报》)



8月14日,观众与展出的苏绣互动。

当日,锦绣中华·紫禁之巅——传统织染绣艺术与生活展在北京景山公园开幕。展览分为“铺锦列绣——刺绣技艺类”“天孙织锦——织造技艺类”两大板块,通过展览、展示、展演等形式手段展出与北京中轴线相关的纺织织绣非遗项目。

新华社发

追寻文化根脉 汇聚精品人文
首届“新国潮·新文创·新消费”文化展览会即将开幕

国风劲起,潮涌鹏城。首届“新国潮·新文创·新消费”文化展览会将于8月18日在深圳启幕。四大主题展区,超500家单位参展,展品种类涉及文旅、文创、艺术、科技多个领域……“新国潮”作为现代时尚景观中的创意呈现,将传统文化之美和当下生活之用紧密结合,迸发出旺盛的生命力。

展览征集了德高望重的首席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王锡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张松茂、徐亚凤等顶级工艺美术大师的一批精品力作。其中,张松茂高2米的六条屏巨幅作品《昌江帆影》堪称绝品、高1.8米的四条屏《牡丹迎春》精美绝伦;中国陶瓷艺术大师王采的巨幅彩瓷板画《水浒一百零八将》气势恢宏,既是精品也是孤品;王锡良大师晚年创作的《双寿》《相约山上看古松》《风尘三侠》作品也将震撼亮相。

值得一提的是,位于青海省玉树州西部的治多县,将以“万里长江第一县”为主题,参加展览。在长期生产生活中,世居于此的藏族人民创造出独特的“嘎嘉洛”游牧文化,挤牛奶、磨炒面、织氍毹、唱山歌、跳卓舞、说唱格萨尔王故事、演绎嘎嘉洛婚俗。治多县委副书记、县长普措格来表示,治多县将把历史悠久的歌舞文化带到展会上,让观众感受藏区人文之美。其次以牧民文化为创意,老百姓感兴趣的文创产品也将亮相展会。充满牧区特色的“3R”产品,包括肉制品、绒制品与乳制品也将会被带到展会当中,让观众品尝,展示产业上的创新与发展。除了展示源头人的风采,普措格来更希望通过这次展会,让民众看到不一样的创新与创意产品,特别是各地乡村振兴领域的新思路,新模式,通过“新国潮”文展的平台让更多的人去关注那一方百姓,助力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多方位促进牧民增收,让他们安心守护源头。

(据《深圳特区报》)